

0025603-6

易經澹窩因指卷之六

山陰張汝霖

平陵史繼辰校刊

下經三



巽上 艮下

漸女歸吉利貞

卦德下止上巽是其在下也則自止而不妄於求
進及進而將上也又巽順而不驟於求進皆有漸
義故名漸進之漸者莫如女歸苟君子上進亦必

以漸而如女之歸焉則其進也以禮其出也不苟
可以有為而吉矣然謹於出處之間而或不能審
於出處之正如朱穆守羔羊之節乃從梁冀之辟
雖非不漸然亦非正矣始進之初大節攸係故又
以利貞戒之貞取卦體自二至五皆得其正義與
傳取卦變不同漸與正都在始進時說或云貞在
進後是防變節於已進者恐與卦名不切
楊氏曰聖人於漸其敦風化乎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漸進是釋漸義女歸吉言以女歸之道而進則吉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進得位四句無兩層意下二句是申上二句意易
例凡爻當位者謂之得位故上得位只就爻位說
尚未發得正意出故又着進以正二句申之其實
進以正即是進得位正邦即是有功卦變自渙來
九進居三自旅來九進居五是君臣各當其位足
以濟世而有功矣何也陽得陽位是君臣之進皆

得其正君以正而立極臣以正而調元則治本端而萬化出以此正邦而邦正矣不有功乎此見貞之利也

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此以君言承利貞來下以臣言承漸進來皆所以發前未盡之旨見得利貞之義非獨卦變有之卦體九五以剛居中則是人君之措諸政治者剛而不過威而不猛有果斷精明之善無太過不及之差君道之中也中則無不正是亦有利貞之義焉

漸進之義非獨卦義有之卦德止而巽則是未進之始恬退無求而方進之時又舒徐不苟以是而進必可以正邦而動不窮矣是亦有漸進之義焉若連進得位三節命題則此二節俱頂貞字來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以漸而高有漸之象居德猶育德是寬以居之之居德必積累而後成俗必漸摩而後善故皆以漸為貴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鴻之行有漸故六爻皆取象于鴻初六始進于下而上復無應是在下僚而非君所寵任者故未得所安有鴻漸于干之象夫初固新進之小子也既失所安則不免于厲而有言語之傷矣然時命使然非其自致又誰得而咎之厲有言總是未得所安意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曰義无咎明其所遭之不報求祿有以取之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六二柔順中正有其德矣而又上應九五為君所信是故德稱其位所居自安凡厚養重祿可以享之而無愧矣如鴻之漸于磐而飲食衎衎自適也如此則得君行道可以成正邦之功善俗之化故吉飲食衎衎所以足于磐之意宜影所享之意帶在于磐內講不可對看吉字推開說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以德詔祿則不素餐兮孰大於是此所以能衎衎也不然則食浮於人能無愧乎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洪富曰

卷之六

四

陶應林刊

過剛不中而無應是其進也剛復自用冥行失宜人莫之與無以安其位矣故有鴻漸于陸之象吾知冥行者必取困窮違眾者必見摧阻猶夫征而不復婦孕而不育也凶孰甚焉然此過剛之道實無適而可惟以之禦寇或有克敵之功而利耳若漸進豈所利哉利禦寇正明進之不利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俱在實象上說其云夫征不復者言其違眾妄行而自取喪亡也其云婦孕不育者言其鷙悍寡恩而失生育之道也其云利用禦寇者言三之剛在禦寇則為順而作其勇敢之氣亦足以戮力一心而相保護也故亦為利若用之漸進則又逆矣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四以柔而乘九三之剛是大臣遇強梁難制之人而不得所安也然惟順巽為能謙和以處之不與相持則彼雖暴亦不得以加我矣為鴻漸于木或

善富曰

卷之六

五

得其木之楠而少安者如此則於難處之中而得善處之術又何咎于木得楠串下或者意外之辭无咎謂無論其進與否然道理自是無失也相如之于廉頗寇恂之于賈復此文似之

象曰或得其楠順以巽也

順則謙冲和樂而與物無競巽則深潛善入而計悉萬全故雖乘剛而自得所安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陵者居尊之象然君待臣以弘化猶夫待婦以生

育六二正應在下而為三四所隔小人間君子故無輔而處勢危三歲不孕之象也然邪不勝正二五終必得合而三四終莫之勝矣如是則上下交而德業成故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惟有此願故終得所願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漸是進義上九進之極故聖人又別尋箇好道理來說上九漸進之極冥飛遐舉超然物外而不為

世用出于雲達之上者也此高蹈之士若於世無益然其清風高節足以振激一時師表百世是不為世用而非無用者也為其羽可用為儀之象夫然則超乎勢利之外而有維持風教之功何吉如之子陵當之矣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不可亂故志可則使志可得而亂又安用為儀哉南陽桐江只看他何等脚根何等剛腸家君云二居有用之位而志不在溫飽上處无位

之地而志不可亂士君子之出處當如此

☳ 震 兌下 震上

歸妹 征凶 无攸利

此只就實說漸言女歸此言妹歸見所歸者在妹也妹乃少女而從長男又其情以悅而動是女子情勝而不計其匹偶之宜禮聘之勤者故為歸妹辭承卦名而以本義分貼之方歸非理法所容即幸免亦非終身室家之宜故不徒曰征凶而又曰无攸利征凶是初歸時不好无攸利是後來不好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天地大義謂是天地間大道理。天地不交以下申明此意。天地不交則氣化息。男女不交則生育泯。故歸妹者雖女道之終而實生育之始也。歸妹非天地之大義而何終始當重始字。

說以動所歸妹也。

上是就歸妹好處說。此方指着卦名惟其悅而動。此所以為歸妹也。悅而動着在女子身上說是私。

情之合而非義禮之正者也。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自二至五皆不得正是閨門慙德非法所容。故征凶。二五以柔乘剛是婦制其夫。惟家之索。故无攸利。此都着女子身上說。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動則澤水為之搖漾如女之可挑而動者。與詩言江之廣矣不可泳思不同。故象歸妹男女之合。始不以正。君子逆知其後來必不可久而乖離潰。

亂之禍甚至不可救藥矣此正始刑家之道君子
所以獨至也永終猶言終久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六文本主女歸說今姑以仕進言便作文耳

初在下而無應是處下僚之賤而不能得君行志
如歸妹以娣者雖有陽剛之德而分有所拘僅能
修其職業而已猶跛而能履所履能幾何哉然就
其分已自無失故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四句緊緊相承下初雖賤居下僚而有陽剛恒久
之德是職卑而德則尊者也故跛能履矣而猶吉
正謂以此恒德而承助其君故雖不能為大作而
亦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陽剛得中是有賢人之德者也而所事非君不得
以究其所施有眇能視之象夫進不得行其志不
若退而守其志利幽人之貞可也豈利攸往哉昔
人謂君子守身當如處女幽人之貞其戒深矣

沈氏因指 卷之六 九 沈良刊
孫吳江曰以命言則初薄於二以德言則二賢於初然其不能大有所成一也初也為娣其孔子之委吏乘田乎二也非配其孔子之魯哀魯定乎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未變常是釋幽人之貞言不變平生之所守也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陰不中正為悅之主是德不足以待用而徇情於利祿者夫不潔之士中主羞以為臣將見賤於人而世莫之用終於卑賤而已與女之不正人莫之

娶而反歸為娣者何異須待也無適故須須而終為娣自取之也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位不當是節虧而德喪故人莫之用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剛居上體而無應是有其德而無其君故守道而不輕進寧過仕進之期勿恤也然其所以遲遲者豈終不欲仕哉以待時耳太公釣渭伊尹耕莘非不欲速其功也有時焉耳如不待其時而往何哉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點出志字明四非不行有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

吉

六五居尊而應二是為人君者虛已以下賢而彌
文有所不事帝女下嫁而其服飾之美反不如其
娣者此則誠心任賢而尚德不尚飾君德之盛無
以復加如幾望之月矣夫然則上下交而德業成
何吉如之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
行也

人君以下賢為中此君德之最貴者以此貴德而
行故但知賢之可尚而不復事夫虛縻之文也其
位指爻位此即中以行願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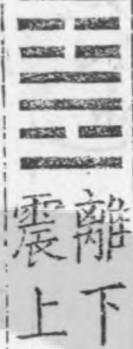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陰柔居終而無應是無德過時而不見用於君者
擬之於象不如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者乎婚
姻為祭祀計故女承筐取實以祭士刲羊取血以

祭約婚不終則女承筐而無實是未嘗承筐也士
 刲羊而無血是未嘗刲羊也此二句只是虛象如
 是則無德而見遺將厄窮終身而已又何攸往之
 利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承筐無實則所承者虛筐而已虛筐何以祭乎士
 之無德而不見用於世者何以異此



離下
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名義見傳亨緊頂豐來亨即豐之時也夫當豐之
 時則治化四達故亨王者至此有憂道焉然徒憂
 而不為之所何以維其盛於不衰故勿宜徒用憂
 恤但當持盈守成不以勢盛而萌侈大不以治極
 而啓紛更常如日之中天而不使過盛則豐亨可
 常保矣勿憂胡雲峯說得好盛極之時常人所不
 憂而聖人所深憂其辭曰勿深戒之辭非謂無憂
 也於此有道焉可不必憂也此甚得聖人憂治危
 明之心蔡虛齋所謂見豐便眉皺是也日中正是

勿憂之實要貼守中不至過盛意豐亨本從明動
來却不可自恃而過用其明動也即康節怕處其
盛意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大字要形容得出謂治功盛大也人非至明安能
圖天下大事即明矣而非動則又不能有為明以
動何事不可為故為豐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尚大不是好意思王者至此則志意廣大不期侈

而自侈矣宜照天下只是弗尚大意照天下從日
中取來日惟中方能照及四旁若日稍昃便有遺
照了人君須是此心常在天下凡生民之休戚利
病無不畢照不敢自有其盛而置天下於度外如
日之常照天下可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
乎况於鬼神乎

此又極論盛極必衰之理以廣日中之義但此日
中與上稍不同此以中作過盛對下盈字看天地

又指其全體言之重虛與消一邊時即氣機也先人而後鬼神本意說歸人道而又以鬼神形之也此鬼神即天地中之運用者如風雨露雷之屬朱子曰豐卦象許多言語其實只在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數語上這盛得極常須謹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好不然便是偃仆傾壞了又曰這處去危亡只是一間耳須是兢兢如捧盤水始得又曰是他忒豐大了這物事盛極去不得了必衰也人君於此時當戰兢自持方無傾側

滿溢之患若纔有纖毫驕矜自滿之心即衰矣所以此處極難

李西溪曰極弊大壞之形常出於豐亨豫大之後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此理也雖天地如之人與鬼神安得違也卦言宜日中故傳發此意以為玩治者之戒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折獄致刑是用法者串講下方貼得皆至意獄未成則剖析其曲直使無遁情矣及獄之既成則必

致於刑而無留獄焉夫遏惡懲奸則釁孽不萌此亦保豐之大要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以初之明遇四之動是才德相匹故為配主謂之配主則旬矣似乎勢不相下者然明動相資兩不可無故雖旬而無傾忌之咎且以是而往謀斷相資同心共濟可以佐日中之治而有尚也漢之丙魏同心唐之房杜協德正得此文之義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古今同德相聚最怕有勝心過旬則勝心生矣勝心始於一念之相矜而豐亨之治且將自此而壞災孰甚焉此藺卿所謂兩虎共鬪者也蓋亦人情通患故夫子特於象發之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豐蔀是遇暗君象日中是至明象見斗是掩其明象然當會意看勿泥其事日中見斗從豐蔀來惟豐蔀則障蔽之甚故斗本昏見而日中亦見之昏之極也六二離主本至明者也而為六五暗君所

蔽纖毫無以自見有豐蔀見斗之象於此之時而
欲以忠言極諫開其蔽惑則昏昧之君反生疑忌
竟何益哉惟當積誠致悃以格其心則君心可悟
而道可行豐可保矣吉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點一志字好昏暗之君安可以口舌間爭之蓋君
雖昏其本心之明必有未息者惟積誠信以感發
之庶乎潛消而默喻耳此萬世事暗君之妙法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三處明極而應上六至暗之君明為所蔽猶豐沛
而日中見沫也此則雖有可用之德亦且置之無
用之地如折其右肱然蓋右肱尤切於用耳然此
非三之不可用也遇非其主於三何尤

五上皆暗君也五之來章猶賢於上之豐屋故二
三皆受蔽也三之見沫則甚於二之見斗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事君以保豐亨之治此至大事所事非君大事去
矣終不可用亦承此說下惜之之辭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以剛明之德而近暗主是亦明為所蔽有豐蔀見斗之象夫四處大臣之位係天下安危者處此當何如下有初九與我同德吾之夷主也若能下就之則明動相資彼此協力庶可挽回君心而保豐亨之治故吉

鄭東谷曰初視四為配以下偶上也四視初為夷降上就下也

何伯宗曰四不戒其過旬者身在闇朝急於取輔

自無過旬之心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位不當近暗主也幽不明剛為所蔽也如是之際而遇夷主則吉行見大臣當集衆思廣忠益也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人君不患其闇於德而患其闇於用人無道如衛靈尚且以用三臣而保其國况非衛靈者乎五雖柔暗苟能招來章美之賢則豐亨之慶可享而且

有譽於天下矣何吉如之慶譽便是吉章亦不專指六二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有慶舉其重而言言慶則譽在其中矣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聞其無人三歲不覿凶本以陰柔之資而處豐極則尚大之心恣居動終則躁動之心勝故好大喜功紛紛制作恃其明而反失之適以自蔽之日中良舉無所見終身莫之覺矣故有豐屋蔀家闕戶無人而三歲不覿之象

此五句只一意俱是形容窮大是蔽而不見之意正與宜照相反凶字方說他不能保豐而取禍也上六無處見他明本義所謂明極反暗者只在尚大處見之蔡虛齋說今世十分乖巧的人方做出呆癡的事明極反暗不其然哉秦始隋煬其人也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聞其無人自蔽也天際人君窮高侈大之心蓋類此曰自蔽則非人蔽之可知矣



艮下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山上有火去而不留若其寄寓然者故名旅旅當親寡嫌隙易生而卦之德體有善處之道故亦可以不忤於物不迷於事而得小亨止曰小亨者旅故也即此德體之善便是旅之正苟能守此正而不變則可以保其亨而吉矣吉即亨再言貞吉者叮嚀以戒占者耳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柔中二字並重柔則不忤中則不辱言外者明其為五也麗字亦不輕此二句各宜串合說已本柔嘉維則而又順事陽剛以得其助內本安靜不安而又外審理勢以酌其宜是以小亨且得旅之正而吉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處旅是義難處是大在旅之中則於已有孤危之勢於人無親故之情太卑則有瑣瑣之災太亢則有焚次之厲非柔順剛止而麗明者必不能處也

故贊其大林同安曰聖人着此句初看似無謂細味之方知其深意蓋恐人以旅為小事而忽之也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此只取火在山上之象於旅無取明慎二字連看慎者謹守之意其要全在明故加一明字用刑是方判決之時猶未即用不留獄方是用刑然與致刑不同此兼釋宥一邊本義雖平說然象取去而不留為旅似當串講重不留獄而明慎則不留之善道也大凡詳慎的人多因循不斷而獄有淹滯

故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乃為治獄之善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瑣瑣猥細之狀初以陰居旅下氣量淺狹纖瑣齷齪無所不至以此處旅是自取災也張中溪曰詩云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初六有焉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窮只是局促猥陋之義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柔順則與物無忤中正則處置得宜備處旅之善

者故舍次旅所安而即次財貨旅所資而懷資童
僕旅所倚任而得童僕貞二全旅之道故備旅之
善如此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旅中親寡童僕亦是緊要人所謂漸與骨肉遠轉
為童僕親是也若無童僕貞便即次懷資亦終不
安而有尤矣今得童僕貞故終无尤也終字從即
次懷資形出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過剛不中居下之上總是驕亢意以之處平居且
不可况旅乎焚次喪僕即厲也貞厲言其心雖無
私邪而行亦甚狼狽矣夫貞且厲况未必貞乎甚
哉亢之不可以處旅也焚次非真被火只不安其
居意喪僕非真逃亡亦只不得其心力之意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旅焚其次亦已困傷矣况喪童僕乎然此不足為
三惜也當旅之時而以驕亢處童僕則其喪亦宜
耳義字要重看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用柔則順以處事能下則巽以處人以是處旅亦
可以少安者故雖不如即次之安亦暫得所處而
不失其居矣雖不如懷資之裕亦得其資斧而可
以自衛矣然非正位是所處非久安之地而上無
陽剛之與下惟陰柔之應非可賴之人故其心亦
有所未快也次與處不同次已是到客舍處不過
是塗中一宿耳故曰未得位資斧資身之斧也我
四自謂之辭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未得位不是釋于處是原下文未快之故為起語
也當歸重未快句串說言四旅于處矣然特暫寓
耳猶未得所久居之位也所以雖得資斧而心猶
未快也此文有作游仕說者亦通下未快說是不
能行道故未快上未得位說是未得廊廟之位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人君無旅故別取一義本義柔順三句總是文明
之義五為文明之君有雉之象占五者當得此文

明之君而事之夫羈旅之臣宦游人國一時未便
 獲遇猶射雉者不無一矢之亡然終由此而得譽
 命聲名自側陋而振揚於王國矣一矢雖亡何足
 惜哉亡矢照下句看只是初間未遇不必說作道
 路之費命即名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達也

說一上字見非止為鄉曲之譽巖穴之名也言其
 身際文明而聲聞且上達于人主矣所遇亦幸矣
 哉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上九旅焚其次猶鳥焚其巢矣是其處旅也逸樂
 於未焚之先而悲號于既焚之後凶亦甚矣此何
 以致然哉由其過剛處旅之終離之極剛復自用
 喪其順德而不自知如喪牛于易者凶其能免乎
 焚巢號咷即凶也喪牛于易原其故上虛下實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卦中兩提義字可玩終莫之聞終字重看所謂迷
 復也林同安謂驕氣方盈安能自知亦是

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陰伏陽下其性務入而象又為風亦取入義故名巽夫巽以陰為主才力不足以圖大故僅可小亨然幸以陰從陽尚可資其才力而利有攸往夫從陽而利往則其係於所從亦大矣不可不慎所從也蓋雖陽之中而未必皆賢故必得大人而見之乃為得所從而利耳二句一串意大人泛說不指九五

象曰重巽以申命

以字作為字看是于重巽而解其為申命也命只一命申者反覆叮嚀之謂人君作事必須民心通曉始得然民愚難與慮始容有不能盡知吾意者故必以命令反覆告諭之欲使吾之心入於民之心耳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兩剛字俱指九五方有聯屬剛巽乎中正俱以德

言柔皆順剛承此句來重君講九五剛也而巽乎
 中正初四柔也而皆順剛是為之君者秉剛毅之
 資而且建中表正可以惟吾所為而志無不行矣
 由是為之臣若民者莫不順從乎剛中正之君而
 仰承休德不應徯志也蘇紫溪說此句正是志行
 亦可柔順乎剛是陰得陽助是以小亨而利往剛
 巽中正則有大人之象是以利見大人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申命行事一串說必申命而後行事也事凡係國

家之紀綱生民之利害皆是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士君子立身行已須是斬釘截鐵若初之陰柔過
 巽徒進退不決而已其何能為重不進一邊利武
 人之貞教之以矯其弊欲使其決於進也武人非
 貞然以過剛而矯太柔之失則亦為貞矣所謂文
 士治身當如武人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疑則未治治則不疑人之作事未有不本其志者

志定而天下之事不足為矣。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處陰居下能巽者也而居中不為已甚又非過於巽者是為人臣者秉恪恭之節而執禮謙卑過乎恭矣然非流於諂也蓋其恭元從一點真實忠愛中流出辭氣懇款求以自達其悃誠而已此所謂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者雖過而不過也如是則可以成格君之功而且不失臣道之正吉又何咎巽在牀下二句一串講下是一時事巽在牀下過

於巽者也而用之紛若則其巽不為已甚矣蓋人臣欲通其誠於君固不嫌於過巽也史掌卜筮巫掌祓禳只是箇道達誠意之象說了吉又說无咎正恐有議其為卑之已甚者耳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得中就是不至於已甚非謂得中了方能不已甚也止在不諂一邊說不必以過亢意形容

九三頻巽吝

九三剛復非能巽者其勉而巽亦不過矯偽於一

時而又之不覺故態復露故為頻巽如此則志滿招損無恒取羞吝何如哉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志慮滿極巽非出於中心故勉為而屢失所為吝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陰柔之人無應且不可况又迫兩剛乎是大臣才弱勢孤而又值夫強梁弗率之人也其悔宜矣然幸其用柔能下為能謙和以善處之是以不惟免

凌迫之患而悔亡且反得陽剛以為之助凡夫有才者謀者咸樂為之用而共成匡濟之功矣不猶田者所獲之多而足以供三品之用者乎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大臣為國得一人且足以輔理况羣力畢舉有功多矣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巽體是承前人積弊之後者剛健既能更而中正

則又善於更故能補偏救弊條縮整頓得變更之
貞而吉吉則悔固可亡而且无不利夫始而有悔
是无初也既貞而吉則有終矣九五更化之善如
此然貞豈易言哉先庚後庚正所謂貞也大凡任
事的人多是信手做去更沒商量所以前弊未除
而後弊已兆先庚之丁是叮嚀於未庚之先欲使
所更者不至於再更也後庚之癸是揆度於既庚
之後惟恐所更者尚有可更而欲及時再更者也
此皆是熟思審處不敢信手自做的意思如此方

可謂之貞而吉吉即悔亡无不利巽以行權故當
巽之時則以變更為貞所為權而經也

張中溪曰蠱者事之壞也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
巽者事之權也以更事言之故取諸庚於甲庚皆
曰先後三日蓋聖人謹其始終之意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正則施為正固中則存主真純總是善變之德故
能叮嚀揆度變而不失其正權而不離乎中所以
吉也然則吉豈倖致哉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士君子立身行已卑遜中當有剛斷者在所謂資斧也上九本陽剛而居巽極故一味過遜剛斷盡無猶巽在牀下而喪其資斧者如此則縱施於當巽亦足以召災况未必正乎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上窮即居巽之極能斷則必節其巽而禍可免喪

資斧則其凶必矣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人之處世非說不足以為感而非正不足以為說卦體剛中其說以正而又柔外則恐有不正之嫌故既謂之亨而又戒以利貞蓋說則與物無忤故亨而又必所說者出於正而不係於私情乃可亨而為利也不然則說之不以道如何得亨兌亨已指說之正者說蓋既取剛中之義自無不正矣利貞者特因柔外而申戒之耳非上只說亨而下方是正也

彖曰兌說也

此釋名義類咸兌者無言之說以說解兌明兌本為說特以其說不在言而稱兌耳此說字要看得廣凡人感應處定有一段浹洽意思此即為說故告子謂以我為說以長為說後面文中所用皆是此意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釋卦辭在利貞截下是極言之也通條是利貞之意剛中輕帶重柔外講剛中固說而亨然以柔外恐有妄說之私故戒其說必以正而後可這箇正天命人心與我同然的說而以正是以觀之於天而天順觀之於人而人應也夫說以正而契天人則雖以此先民民亦忘其勞矣以此犯難民亦忘其死矣况其所安為者乎所謂佚道使民雖勞不怨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也蓋天理人心所當勞當死的民於道理必自脫不得自然欣欣踴躍此

就是忘勞忘死也然此非有心執箇說去先民犯難只是從旁論其如此耳若出於有心安能使民忘之如此末句緊頂上意說之正而順天應人此固說之道大而至於忘勞忘死則上有蕩蕩之公下有皞皞之俗說道之所感固有交相勸勉而不自知矣不曰勸民而曰民勸正從兩忘字看出惟大故勸惟勸故益見其大此貞之所以為利也結上文而贊之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朋友講習是討論工夫故只在講究上說習者講而又講之謂二字相連不必分然要補出說字意若非朋友講究此中終是鶻突無浹洽處安得有說

初九和兌吉

陽剛則非柔媚矣居下則不上求矣無應則不朋比矣是以其為說也發之皆中其節而有感之際不乖其未發之中是所謂和兌也如此則感無不通物無不應何吉如之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重初字居初則是隨觸即應從本性上一直發出
來其用未有所疑累也此正是乍見孺子之時一
點怵惕惻隱之心無所緣着忽然自露更沒些兒
粘帶是所為無疑也若有納交等心便是有所疑
累便不是和了所以和兌只是行未疑行即發見
流行之行

九二孚兌吉悔亡

居陰是氣質剛中乃其真性故能誠心為說而不

徒致飾於言詞容貌之間如是則誠能動物人莫
不與而且亡其妄說之悔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說不根心非信也九二剛中誠實為心故情之所
發莫非真誠懇至而無一虛假於其間者是以孚
兌而吉也

六三來兌凶

說可應也不可來也來兌所謂未同而言觀其色
赧赧然者然二陽君子說之不以其道不說也徒

自取辱耳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位不當故來兌有德則自知守矣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五正三邪君子小人判矣但四上承而復下比雖

有好德之公猶不免私情之係故商度於所說之

間而未能自安者此正天理人欲公私界限處倘

一差了路頭便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四本陽剛故

能於此界限上就介然守正疾惡柔邪專從好路

上走去則心志寧一德業有資終有上達之喜而

不為小人所累矣不就君臣立說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有慶正是申有喜意

九五孚于剝有厲

以一剝字當小人何等辭嚴義正上六陰柔是箇

邪媚小人蠱惑君心敗壞人國者也故謂之剝苟

君人者倘以小人為不足畏而親昵之則將為其

所剝而心志迷惑聰明壅蔽天下國家之厲階從

茲起矣

胡雲峯曰說之感人最為可懼感之者將以剝之也况為君者易徂於所說故雖聖人且畏巧言令色而况凡為君者乎兌秋之終九月為剝他爻皆稱兌五不稱兌而稱剝深為君子戒也

蔡虛齋曰剝之一字旨哉為人君者宜深玩之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正則恃其才足以燭小人之奸富則恃其勢足以制小人之命若謂小人雖近亦且無奈我何是以

防閑弛而邪媚入孚于剝而不自知也

上六引兌

成說之主居說之極性質邪媚而專務說人故二陽在下而欲引以說之曲為便佞之容巧為逢迎之術讒諂面諛無所不至小人之尤者也雖使得遂其說可鄙亦甚矣引之一字曲盡小人情態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從來說小人是闇媚看一闇字其心術何等曖昧此之引即所謂闇也安得光明乎

坎下
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名見象傳亨是渙可濟假廟涉川是從渙亨中抽

出二大才 貞打上二句是戒辭蓋必如是

而後可亨也渙散 文廟似非緊要然却亦是

一大機括蓋渙時祖考精神既散固宜有以聚之

且此義既明則天下人心咸知本源咸有係屬而

無不思萃矣此真萃渙之微機也漢高纔定基業

便立四親廟亦是窺得此意假廟據理涉川據象

涉川自是濟渙緊急事蓋大難方殷人皆畏却偷

安而卦具乘木之象故必奮身有為以圖大舉而

後渙可合也利貞者言其假廟不可以媚神其涉

川不可以行險耳

李隆山曰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所

以為懷保之道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其蕩析之

心所以為招携之術皆所以統攝人心而堅凝之

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此節卦變通以漸言九來居二而得中是為英雄
得用武之地可憑藉以為安而不至於困窮也六
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是能散其私而志
存匡濟且得豪傑以為之助而不至於孤立也所
以渙可合而得亨得位乎外照爻位須以忘私講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王乃在中須發他一點真誠敬慎祭神如神在的
意思方好不然假廟亦虛文耳何以感動天下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濟大難本於才卦象乘木是在人則為經濟之才
所以能合天下之渙而有功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二事雖所以合鬼神之渙實所以合人心之渙也
人心既渙了則享帝立廟以示天下之有主亦是
收拾天下之大機括處

王龍溪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知天則人思尊
思尊不敢以下而犯上知祖則人思親思親不敢
背死而忘生聖人神道設教之大端治渙之道也

蓋惟禮可以一天下之心心一而後天下之事可
從而理矣

初六用拯馬壯吉

用拯馬壯串講重馬壯一邊初當渙始事固易濟
而又順乎九二之剛資其雄才明斷以為之助是
用拯而得馬壯者也如是則渙可濟矣故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舉初六見其才弱不當得吉曰順則全在資人濟
渙要務固在得才哉

九二渙奔其杙悔亡

九居陽位二為失其故居而有悔矣然此爻正是
剛來而不窮者是猶據上游以控制天下得形勢
之便猶人之奔其杙而安者也如此則可以乘機
觀變而圖恢復之功悔亡

象曰渙奔其杙得願也

得願謂可圖恢復大事非止苟安而已者得願處
在一奔字上想可見

六三渙其躬无悔

陰柔不中正非能忘私者似乎有悔幸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是能以扶顛拯溺為己任而鞠躬盡瘁不顧其私渙其躬者也如此雖便未能濟渙但知有天下而不知有身其心已是无可悔矣諸理齋曰凡人欲冒險難以收人心少顧其私即不能矣忘私不必定是忘身不以恩怨定功罪不以喜怒行賞罰皆是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志無兩在在外則不在躬人之溺於私而不返者

以無此志耳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天下既渙私黨朋興私黨朋興而天下之渙益甚其斡旋收拾機括全在濟渙大臣身上四當其任而有柔正之德下無應與是能開誠布公無一己之私交散天下之朋比則乃心王室克盡臣道而元吉矣然私羣既散公道自明若能於此既散之後因而以尊王之義激發人心鼓舞天下使之同歸王室所散者聚而若丘焉則轉移之妙神不可

知非常人之智慮豈常人所能思及哉。渙其羣非只自家兼散天下黨與。但只是散其小羣。猶未是成其大羣。渙有丘方是一統尊王氣象。是蘇東坡所謂合小以為大。合大以為一也。玩本義。渙有丘還在渙其羣後一步。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天下事業皆從心內做起。六四柔而得正，其曾次昭融，心源闊大，故能散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渙其羣而元吉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當渙之時，患在上，情不下，宣君澤不下，究故二事為濟。渙首務而渙王居，尤重。蓋實惠不及於民，則號令亦為虛文矣。宜遮重講九五陽剛中正居尊位，故能如此无咎者，固以渙可合且亦以天下既渙而後為此。非盡善之道也。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號令出於口而無難，若王居則內帑所積而欲以散之，此非有君人之德者不能也。故獨舉而言之。

王居不必兼大號正位亦只是陽剛中正而居其位不重位字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上九以陽剛居渙極玩以字不可平看血去逖出而止曰无咎見禍亂既久幸而成功不可自謂盡善也光武有雄才大略而又當人心思漢之時所以成混一之功歟渙字是用力字貫下其成功在去字出字上見就天下之渙說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言僅能遠乎傷害而已瘡痍未復敢言功哉



兌下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澤上有水其容有限在人則立身制用皆有自然之限而不可過者故為節夫節固有可亨之理而况卦又有得中之義是其德行度數皆有所節固非侈焉以潰天下之防亦非固焉以廢天下之禮所制所議可通行於萬世而無弊矣不亦亨乎苟節而太甚則苦而不甘但見行過乎矯用過乎嗇

悖理拂情即行之一時且不可其可守之為貞哉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剛柔分與剛得中俱是中意但一就全體取一就
二爻象總挈在前渾講下去夫節之所貴者中也
偏乎剛則立已太峻用物太儉非中也偏乎柔則
奢侈無度放蕩無節非中也此卦統觀全體而剛
柔分矣析觀二五而剛得中矣由是以制度數而
隆殺皆中以議德行而進反皆中此節之所以亨
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其道節之道也苦節則過乎中其道窮極而不可
行矣此所以不可貞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說以行險句似釋名義下二句總見節之亨而苦
節之不可貞亦可見矣講宜相連勿太分析却又
宜歸重中正一邊人情有所說而不知止則流卦
德說以行險是即其易流之情而裁之以限制亦
節之義也然節之權在位而節之本在德今九五

當位得以主節於上而其節也又中且正不至於過當而可以通行於天下此節之所以亨也反是則為苦節豈可貞哉此中正亦對過說觀五爻甘字自見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此極言節道四時成總是天地節不傷財不害民總是聖人節傳中此類皆不可做兩層看天地惟其陰陽相節而不過故運行有度而四時成聖人知財之有限立為制度以節之故費出有經征斂

有法不至於傷財而害民惟不傷財故不害民亦須有斟酌制品制度法度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天下之民非用則行故主節君子惟制其用制其行而已數有多寡度有隆殺德在中行在外議深於制制者立也議則有商度酌量之意民用不節則侈而無制故必制度數制之者因其上下齊其法制或以多為貴而隆所當隆或以寡為貴而殺所當殺也民行不節則蕩而無檢故必議德行議

之者損其大過引其不及使賢智得以俯而就愚不肖得以企而及也如此則道德一風俗同而天下之人心有所節矣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節初時未可行而剛正又能順時而止是以抱道自守不出戶庭如此又何冒進不節之咎要點節意出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初疑太塞故為此解明時所當止非以隱為高也

不然是閉戶同室之鬪矣

九二不出門庭凶

戶在內門在外只是初二之象勿深看失剛不中上無應與總是膠固不通人莫汲引觀本義知節不知通語氣當責歸自家聖人以潔身亂倫為凶節可苟哉大象議字有斟酌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士君子不能為時能不失時時可出而不可出二之失機會亦甚矣惜之也所謂節只是一箇順時

失時之極安得稱節

胡雲峯曰初時當止止非失時二時當行行非干時是故節而止者易節而通者難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陰柔不中正以居節時其制用也靡而不經其行已也蕩而无節縱欲敗度自貽伊戚耳又何所歸咎哉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不節是誰不節則咎又誰歸乎

六四安節亨

六四柔順中正有忠順不失之德而九五主節於上又無俟於經畫造作之勞者故度惟從上之所制禮惟從上之所議但安然於禮法之中而無所造作無所創議是安節也此則昭法守之宜明無成之義隨所處而無不亨矣安字照下承上道是順而無所造作之謂時以安為不勉強說恐非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承上道正是解安節所謂安節只是承上之道而

已不敢倍上而有所造作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甘與苦正相反只是不傷於過意莊子斲輪篇說甘苦疾徐彼亦是以苦為過甘為中可證五為節主而有中正之德是其所以節天下者無不合乎人情當乎天理而度數德行一無所過節之甘美者也如此則法皆盡善而措之天下推準動化矣
吉往有尚

泰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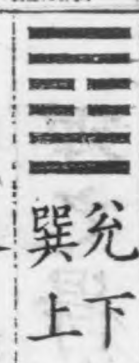
位指爻位居位中專論其德中該得正惟有是德故能節而甘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貞凶以事言悔亡以理言節而至於苦終非天理人情之所安畢竟行不去故凶然禮奢寧儉苦節之貞其視不節之嗟則遠矣故又曰悔亡蓋權於理之得失故不計其事之利害蘇紫溪所謂易以道義配禍福而道義重於禍福是也此亦兼用與行說註禮奢二句不過借度數一邊影說須活看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象與象同



兌下 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名義見傳中字要玩伊川先生說存於中為孚朱子說中間實有物俱說得好至誠無不動之理即使難感之人如豚魚之無知者亦可化之而吉况其他乎豚魚只是假象此句已包涉川下涉川特就中抽出一件至難至險的事言之亦自本中孚

來忠信篤敬可行蠻貊即大川之涉亦無不利也

中孚無有不正利貞以申戒恐人為硜硜之信耳

然此豈可以語中字哉故必信所當信貞而不諒

執而能通乃可以感豚魚涉大川而利也

鄭湘卿曰仁及草木言草木難仁也誠動金石言

金石難動也信及豚魚言豚魚難信也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體雖兩項在人只有一心中無私主故謂之虛理

皆不妄故謂之實莫作兩時看在此得中字最重

明孚之在中也。下說是臣有忠愛之心上巽是君有虛懷之意。此亦指念慮處說。邦之化在君臣一念之孚。亦可以識中孚之義矣。此卦所以名為中孚。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及即到義。誠不到彼不能感也。中孚則一點至誠真箇到彼。所以化及豚魚而得吉也。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木在澤上為乘木。外實內虛為舟。虛總是一箇中。

孚之意。中孚固涉川之具也。泛作濟險之具者。非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理在心其本然者為天信。而正則合乎理之本然。故曰應天不可說是在天之天。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感水受中孚之義也。議獄緩死。串講謂於獄之當死者議而緩之。未必皆免於死。君子一段欽恤之心。則如此耳。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此最要得至誠惻怛之意。

楊誠齋曰議是求其入中之出緩是求其死中之生若元惡大奸不在是典故四凶無議法少正卯無緩刑按此說議緩是兩事與前說異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四本可信之人當中孚之初而上應之孚而未必無他也故戒之如此虞吉與下文相叫應本義口氣自明泛主友道說周用齋曰虞吉欲其審之於始也有他不燕恐其變之於終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提出初九字便見其志未變然言外已慮其有他變矣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兩象兩層意上是二五之孚下是其所以孚重五應二一邊好爵是中德假象不作實說君臣相應其賡歌喜起之情孚於殿陛狀其神交意合之象真有如鶴鳴而子和者焉然其所以相信者豈私情哉正以二有中德故五不覺其好之深而信之篤蓋咸有一德而不自知其孚信之至此也不猶

好爵在我而為彼之所縻係者乎然則鳴者非有求於五而和者亦非有私於二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中心願言非勉強於外正見其為中孚之實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豐之配主是兩箇一樣好的故謂之配此之得敵是兩箇一樣不好的故謂之敵看一得字語意稍重在人邊須從自己說來謂以陰柔不中正說極之人而所得乃知信而不知變者恰與自家無德

相抵故曰敵如此則作止哀樂安能有所主而得其常哉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象專責三謂若有德即使得敵亦不至若是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月幾望全在德與位稱上見大都位盛猶未是盛惟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五以盛德而膺寵任望隆勢重其盛無以加矣盛極則眾所趨附而不知人臣之得禍往往以此故人臣處勢危盛杜私門

是第_一着四能絕去私黨而上以信於君此無論能佐其化邦之治而於臣道自無歎故曰无咎本義信字最重衛青大將軍寵冠漢廷或有責其招選賢才者輒謝曰招賢絀不肖此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盖亦識此文之義者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此亦須補信字意四惟絕類而上此所以能信于五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居尊位只是為孚之主總歸於有孚不重位上仍以五應之為主九五下應九二同德相孚其鶴鳴之和好爵之縻精神意氣凝聚不移是其孚之兩相攣固也夫君臣合德則孚乃化邦故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正當言以中孚之實而為中孚之主也非兩平重德一邊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居信之極上看出不知變來中孚之道至一亦至

變象所謂貞是也上九惟知一而不知變膠常執
 故不度時勢而強欲行之是為翰音而欲登天者
 也此之謂貞似是而非小信大信之賊也安得不
 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何可長正是凶言必敗於信也

☳☱ 震上 艮下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
 宜下大吉

此卦陰多於陽小者過也故為小過夫以陰之才
 力雖非剛陽之比然既過於陽則就其才力亦足
 以有為而可以亨然有時而亨者其勢也無時而
 可過者其理也故又必利於貞利貞何如處此小
 過時節但當依着才力所能本分事務尋常幹理
 乃可切不可越分強為可小事而不可大事也大
 事不可即使小事亦須收斂退抑不使開張奮發
 如鳥之下而不上焉此則所謂貞也貞則非妄行
 以取困而所處得宜事無不善矣非大吉之道乎

小過不是小人過君子柔順的人羣聚用事多於陽剛便是利貞句虛下正是貞之所在大都貞只是箇小事宜下而已宜下句又是從小事中抽出申戒卦體及二五三四內實外虛意俱不可遺本文飛鳥句輕然中間沒緊要插入飛鳥句亦是文字之妙若常人只消說可小不可大宜下不宜上便了畢竟有此句更覺波瀾真化工筆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小者既過則其勢亦可有為而亨矣然必利於貞

者蓋柔順不可越分此小過之時當如此也過以利貞亦與時偕行而已此時字貫一彖之旨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可小事二條是就卦體所具明其有柔之善而無剛之善也又要得戒意不可講成贊辭失位謂非正不中謂非中總是剛之不善柔本不可有為而得中則柔而不過所以猶可小事剛本可以有為而失位不中則剛而過暴所以不可大事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有飛鳥之象一句，是以卦體引起彖詞。上逆下順，言人事之理。獸跖實而走鳥排虛而飛，故中實外虛。有飛鳥之象，鳥之飛也。音下而不上，是以宜下而不宜上。而大言者，正以時當小過，苟上而懷越分之心，則逆；惟下而守退抑之分，則順也。宜下為順，此其所以大吉也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

過乎儉

三事非小，對天下國家之事，則為小矣。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以恭、哀、儉為小，此是正意。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就附在三箇過字內。宜輕帶講。山上有雷，與在天不同聲。有礙則小，故為小過之象。時維小過，則小有所過，乃為得中。故行寧過於恭，毋過於傲；然又非甚而至於足也。喪寧過於哀，毋過於易；然又非甚而至於毀也。用寧過於儉，毋過於奢；然又非甚而至於陋也。凡此皆過而不過，深

合小過之義矣

晁嵩山曰時有舉趾高之莫敖故正考父矯之以
循牆時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矯之以泣血時有
三歸反坫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敝裘雖非中行
亦足以矯時屬俗也按此以矯世言亦是一議論
初六飛鳥以凶

朱子曰飛鳥以凶只是取其飛過高了不取遺音
之意按此爻不好全在一飛字鳥之音則下而飛
則上也陰柔性躁上應志亢又居過時則躁與亢

之甚者故有此象以凶言以此致凶也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不可如何言無可救解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惟過祖遇妣是以不及其君遇其臣須玩本義如

此二字勿兩平看祖妣只取陰陽之象在六二一

人性行上說非不入權黨之謂六二柔順中正乃

臣道之純者故進則過三四之陽而遇六五之陰

是不以剛強自處而惟以恭順自守者也如此則

不凌迫其君而適得臣道之常矣此正過而不過
守正得中上不疑而下不忌何咎之有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此復以理論之所以嚴臣道之防也及即過春秋
書法我所欲曰及則不惟與之齊而且所主在我
六矣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凡事不可過獨防小人之心不可不過况又當小
過之時乎弗過防之全在恃剛上來從或戕之從

字宜玩謂小人得從此而害之若能過防小人雖
或戕之亦無從矣蔡虛齋曰唐五王惟失此義中
武三思之害故為人君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
尤不可不知易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凶如何有聳動君子意謂其凶為何如者而可不
過為之防乎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行過乎恭君子持身之道九四以剛處柔則過乎

恭矣故為无咎何也小過之時不妨於過四勿過剛而遇柔凡事退抑適合其宜所以无咎也若往而用剛即是過而非遇故有厲而當戒雖然剛柔無定用惟時所在時乎當柔則柔可也然事亦有當剛而剛者則剛亦非過也豈可執過恭以為常哉蓋陽性堅剛恐遂執一而不變故又有永貞之戒蔡虛齋曰周公係此文上句言弗過遇之又曰往厲必戒說得似太重了故復着勿用永貞一句以裁之然後於理為盡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此俱要貼小過時說以剛居柔本不當位然小過之時則過柔乃其宜也若小過之時不過柔而過剛則取敗必矣何可長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以陰居尊才不足以有為又當陰過之時而時亦將衰矣故不能經綸運量於天下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然當此而得一陽剛之人以助焉事尚可為奈何所弋而取者乃六二之陰事終無可

濟之日矣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不雨之故雖以才弱實則居尊過高不能下賢以共事也

胡雲峯曰二言臣不可過此又言君不可過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動體已過又動之上陰過已過又過之極所以飛鳥下加離之二字所謂穿雲沒影是也越分妄為驕亢自高不知止極凶所必致矣驕亢之人天人

交惡故災眚並至家君曰是謂二字有味無妄之災君子以為猶福也惟孽自我作是謂之災眚耳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已亢即本義過之已高而甚遠意此已字與五爻

已字俱是已甚之已亢且不可况已亢乎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名有二義非彼此協力與所處得正不成濟也亨小截此是危之之辭指天運將衰時說利貞初吉

終亂又一截單以人事言乃深戒之之辭辭抑揚
 重終亂一邊時以初吉終亂作天運之常不是只
 緣既字不好好時節將過了故但可小小得亨而
 已此時正當着意謹守而利於貞不可謂既濟而
 遂忘戒懼邵子論易每到中半處便回頭却顧正
 是此意此何故蓋既濟之初心尚警懼所以可吉
 及既濟之終則怠心生而紀綱廢釁孽萌矣亂所
 必至此所以利貞也

胡雲峯曰易之道一陰一陽天下之生一治一亂

陽一而陰二故治常少而亂常多創業之主以憂
 勤而言守成之君以逸樂而亂初吉不幾時終亂
 乃迭見聖人所以於既濟之時深戒之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小者亨與彖同解不作小事說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剛柔正即位當彖以此釋卦名此釋利貞剛正則
 才雖足以有為而非好大以生事柔正則志雖安
 於柔靜而非好逸以滋弊上下憂勤彼此交警此

保濟之正道而利貞所由取也

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初濟本可以得吉而六二柔中又能持重謹畏不因循怠弛此初之所以吉也濟終本將生亂况人情於此又因循怠惰其憂勤惕厲之心止矣止則必致亂而其道當至困窮此終之所以亂也是可見初吉終亂不純係於天而係於人君子處此若之何可不貞乎丘建安曰治亂在天致治亂者人象曰終亂而傳曰終止止則亂矣不止亂安從生

玩一止字則知夫子之於贊易也其旨深矣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程傳曰時當既濟惟慮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於患也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患而豫防也吳臨川曰時雖既濟凡事當慮其後患而為之先備有備則無患思者慮其後也豫者為之於其先也郭白雲曰成湯之危懼武王之求茲皆思患豫防之謂卦言終亂象言豫防文著濡首之厲其義一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全據初字說箇守成道理曳輪濡尾只是形容凜凜警戒之心有如此非一無所為也朱子曰曳輪濡尾不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老子所謂與兮若冬涉川之象涉則畢竟涉只是畏那寒了未敢便涉甚好既濟之初謹戒如此則可以保其濟而无咎矣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象加一義字正與道窮相反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臣之行志以君婦之前行以茀故以喪茀為失所行勿逐字重是不枉道求合意爻凡六七則復始言七日明不久也二雖有保濟之志五方自恃其濟不能用之有是志而不獲用有婦喪其茀之象急於用世者似不能無逐矣然其具又在我天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不必於逐而七日自得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中道即中正保濟之具也語中亦須有戒其勿逐意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高宗伐鬼方是實象與箕子之明夷同下二句皆是戒詞既濟之時中國已無事矣而猶用剛不已非遠討不庭而何不知既濟之所患者不在邊疆而在朝廷故言難以戒之夫以高宗伐鬼方而猶三年然後克之難可知矣兵豈可輕用乎倘不得已而征伐則亦小人勿用可也蓋戎狄之禍遠小

人之禍近除外戎而生內戎不若不伐之為愈矣胡雲峯曰三代之兵未嘗用一小人用小人是平一亂而生一亂也聖人此意甚微

鄭東谷曰九三內治已濟必欲用陽剛以求功於外者故為之戒曰以高宗之威而伐鬼方猶三年而後克之其可用小人而啓多事之源乎無事之世捨內治而幸邊功者皆小人啓之也此說與時異亦甚好

象曰三年克之億也

謂其時也

憊者師老財匱之謂是為既濟開一大釁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二句雖分事與心要相承合說方見思患豫防之
至語氣與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一樣時雖無患而
防患之道無所不至且其心猶惕惕然無一息可
寧蓋豫防而又思患不敢以既備而遂弛也象如
乘舟者既繻有衣袽而又終日戒者焉保濟之道
不當如是耶此從以柔居柔來朱子曰四是心低
小的人便心不麓慮事細密如剛暴則麓不解如

此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心為治忽本原象一止字便壞了既濟疑與止正
相反疑則思思則豫防而濟可保矣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時字是此文骨子天下時而已矣時之所在五雖
君道不能挽其去二雖臣道不能却其來其象如
東鄰殺牛其祭雖盛反不若西鄰之薄祭實受其
福也實受字要玩胡雲峯曰福在天地間未嘗不

以與夙非吝於紂而私於文王文王實有以受之
紂自無受之道爾何伯宗曰此蓋周公感於時事
故不暇戒五而直以明文武之心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
也

提出一時字爻辭意自明吉大來亦自時上得二
方得時如川方至如日方升故福履綏之而不已
五亦無如之何矣孫吳江曰聖人論至此非抑君
而扶臣也時不能違天聖不能違時當文王與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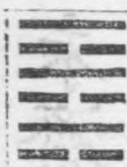
之事非聖人之意也時也

上六濡其首厲

全體為濟極一體為險上正終亂之時也此雖陽
剛有為之人處之尚恐不克况上六陰柔委靡不
能自振者乎象猶狐涉水而濡其首者也陰柔只
是無才濡不戒意厲者危亡之辭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何可久愈見患當豫防至此則無及矣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名反既濟只一未字便好非不濟也亨切未濟說是以將來者言與既濟不同亨雖天運所以成天運者在人事若不加敬勉則无所利而不亨矣未濟亨原未有濡尾安得有利象俱泛言理狐尾大涉必揭其尾濡尾則不能濟矣大抵狐性多疑小狐更歷未深不能如老狐之多疑而涉之勇故濡尾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未濟固有可濟之理况六五柔而得中不惟小心慎密又且處置得宜故能濟所未濟而亨未濟之亨本是天運將開時節却又粘在人事上說聖人所重者在人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未出中與不續終相呼應與井卦汔至羸瓶語相似未濟雖可濟然尚未濟而未出於險中也於此不謹則始雖圖成後將不繼無以續其終矣其能濟乎聖人望於人者深矣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此又從名卦處說來明其終可濟也仍須打轉不可不續終意二句串講重下言雖皆失其位而剛柔相應終可同心協力以濟所未濟也是在人之續其終而已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慎辨物居方一句說物各有方君子觀象於水火而慎以辨之使各居其方此亦濟天下之要也蓋天下未濟物多易方貴賤混淆名器倒錯君子則

慎辨之而使貴者貴賤者賤名命器別各居方所亦如水火之不相交也如此何未濟之不可濟也慎字亦要看一不慎便開覬覦之端

初六濡其尾吝

照象濡尾例及象中極字欲作敬字此須依程傳及徐進齋說作不度才力而急於求濟看近蘇紫溪亦從之未濟之初非有大力量者不能濟而初六才弱力微乃不量時勢急於有為有濡其尾之象此則反敗迺事羞孰甚焉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天下之治必敬於始而後可圖於終初六濡其尾吝亦以其不知敬慎故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程傳曰唐之郭子儀李晟當艱難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為得正而能保其終也視本義更明切蓋非未濟未便見得有凌迫之意惟以此時而剛臣應柔君則君不可一日無臣而臣或有自恃者矣二獨居柔得中是止於分而不進也如此則

於臣道無虧而且可以成濟時之功所以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中言心正言事自古人臣當權盛之日非有一點忠順本心必不能恪恭於外而守正道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未濟征凶言無才德之人而居是時征則凶也豈時果不可濟哉乘剛謂資人將出乎坎時亦將濟也利涉大川謂因人之才力而乘機有為庶乎可濟而不終於凶矣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位不當明非時不可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此文舊以變化氣質言蘇紫溪獨在治道上看似的震用以下都是假象震用句以象其奮發之功三年句以象其用力之久九四有撥亂之任者而以陽居陰所處不正容有處置乖方制馭失宜者宜乎有悔當此文者若能以光明正大之心為拯溺亨屯之舉順人情因時勢而不違道以妄動不

徼幸以圖功則人心可服險難可濟吉且悔亡矣然以不貞之資欲勉而貞此豈苟且工夫淺近歲月可致哉必也奮發有為不苟安於功利之私而且需之以時日不較計於旦夕之間如高宗伐鬼方三年而有賞於大國焉必如是而後吉且悔亡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志乃濟時之志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六以六居五氣質有偏若不足以濟天下者幸為文明之主能自悟其失而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故能得正而吉且无悔然以文明柔順之德而得賢人之助豈但貞吉已哉將見發事業暢四肢皆實德之流行初非聲音笑貌以偽為於外是為君子之光有孚也是德極盛而事無不濟吉而又吉本義文明之主居中應剛一滾說貞吉无悔本此君子之光有孚亦本此下段申贊上段原非兩項或以文明居中貼光孚而不用應剛者俱非是

光孚亦不可分開謂之君子之光一定是有孚故象只舉君子之光而孚字已在其中矣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君子字重須本有孚來發揮光在身暉在政然暉只是光之所著不可於光外別求箇暉吉字推開濟天下說光又言暉昭其盛也暉又言吉贊其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上九時可以濟而才又足以濟故但自信自養以

侯命而已无咎者無欲速僥倖之咎也然所謂有孚飲酒者非謂其廢人以待天也苟一任其在天而人事全不加意如狐之濡首則過于自信而失其義所當然矣事何由濟乎上九本能安命者下特戒占耳自信自養不可作兩事須連說故曰有孚于飲酒是字對非字看義所當為之謂是是字最大易中所言不過教人成箇是而已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義之裁制為節即所謂是也

李西溪曰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既濟未濟亦坎離也天地之道不過於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於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

易經澹窩因指卷之六終

之文終焉

大矣五陰歸下歸曰天歸曰地歸曰人歸曰文歸曰水火

氣歸曰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

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金木

水火土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



